

三之三之修復

「你們現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們後悔了，想再蓋，也只能蓋個假古董了！」1953年，身染肺病的林徽因向時任北京市市長彭真痛陳。在廣州，「真古董」豈止被拆掉，更被修繕得面目模糊。在沙面島一帶，民國時興建的仿西洋式樣別墅明明是文物，如今外牆被裝上落地玻璃改造成現代櫥窗，有些牆體甚至被強割變成一個新門，如果不是建築角落上釘着的名牌，根本無法看出這座建築原本的年代。這種修舊如新的保育，在廣州的歷史建築中屢見不鮮，造成的破壞已很難恢復其本來「真古董」的面目，情況實令人堪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

歷史建築修繕無方 保育為名破壞為實

真古董 面目模糊

假古董

如今所謂的書院街僅僅是在居民樓的牆上修建了假的斗檣牌坊。 趙鵬飛攝



面目全非

民國建築「恤孤鳴樓」被業主改造成一幢城中村式建築。 網上圖片



位於沙面大街22號的一棟文物建築，外立面被改造成玻璃櫥窗，漆上黃色膠漆，看上去跟現代建築無異。

「你看到的沙面22號建築屬於非法改造行為。」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湯國華，在接受本報採訪掩不住怒氣：「商家是一家婚紗影樓，不僅將外立面完全破壞，也將建築內部的壁爐、樓梯等拆除改新，對內部的原狀裝飾造成極大損壞。這在沙面並非個案，有

商家將原本用作辦公的建築改為賓館，卻未按照法規報批，這都屬於破壞文物的行為。」

湯國華對於編制沙面文物建築保育指引工作的停止感到遺憾。

破壞性修復等同強拆

廣州五羊小學老師楊華輝是廣州民間保護歷史建築團體「古粵秀色」創辦人，關注歷史建築的保護已經超過十年，在他看來，拆與不拆並不是歷史建築面臨的唯一嚴重問題。用他的話來說，大部分歷史建築遭到的是「破壞性的修復」。

「在2010年廣州亞運會前夕，有大量歷史建築被刷上油漆，進行了外立面的整修，久而久之，建築本身的外觀將無法恢復。這對歷史建築的價值來說，是巨大的破壞。」楊華輝說，他曾經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希望可以阻止這樣的破壞性修復，但讓他失望的是，一直以來都沒有得到回應。

廣州首個及規模最大的民間保育團體廣州民間文物保護協會創辦人劉偉倫也指出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事實上破壞性的修復跟拆沒有什麼兩樣。」

修舊如新



位於沙面大街22號的一棟文物建築，外立面被改造成玻璃櫥窗，漆上黃色膠漆，看上去跟現代建築無異。 網上圖片

外界無權管業主改造

另一件讓楊華輝和劉偉倫同感到苦惱的問題，就是建築中的住戶對建築造成的破壞。

解放後因大量舊宅無法找到業主，政府出面代管並將其分割成一間間租住給無房可住的居民。由於租客們經濟狀況大都不濟，鮮有對建築內部進行保護，而政府的歷次整修也只是在外立牆面上做功夫，結果一棟棟原本光鮮亮麗的大宅，內部早已被歲月和白蟻弄得破敗不堪。而租客隨意改建房屋內部結構的情況，更是比比皆是。

此外，他們發現一些老房子的主人，有時並不認為自己的房產有被保護起來的必要，相反希望早日拆除，以收到一筆不菲的拆遷補償款。劉偉倫表示，他曾經探訪過的沙面村民國老宅，業主向他訴苦，自己早就想把房子拆了蓋高樓，只不過苦於資金不夠。

無獨有偶，楊華輝最近又發現一幢「暴發戶式改造」的民國建築「恤孤鳴樓」，業主把原本頗具特色的白色老宅改造成一幢城中村式建築，引發一眾網友唏噓。

對此，湯國華就指出，廣州政府應借鑒香港經驗保護私人擁有的歷史建築，讓享有歷史建築的產權人，也可在建築破損時向政府申請保護經費。

位於沙面大街22號的一棟文物建築，外立面被改造成玻璃櫥窗，漆上黃色膠漆，看上去跟現代建築無異。 網上圖片

劉偉倫發起的廣州民間文物保護協會目前已有過千個會員，搶救了不少面臨被拆除的歷史建築。在多年的經驗中，他已經摸索出一條自己的保護之路。「我們通常不會跟政府部門反映，而是通過媒體曝光，引發政府關注。」

2009年8月，建於上世紀30年代的「紅園」因旁邊的中學擴建食堂而面臨拆遷。「紅園」是民國時期廣州首批示範性居住小區經典住宅典範，也是廣州少有的英式鄉村風格別墅，具有較高的歷史和建築藝術價值。民間反對聲音很大，後來媒體也加入保衛。最終，「紅園」沒被拆掉，選躋身廣州市越秀區文物保護單位。

文保部門重視民間力量

那時，廣州民間文物保護協會還未成立，劉偉倫對「紅園」的命運轉折印象深刻：「媒體力量是最大的，寫報告寫信給政府部門，效果反倒不明顯。」在劉偉倫看來，廣州的文保部門是很在乎民間力量的。他曾受邀去文物處與官員交談，感覺對方「很親切」，也很重視市民對於歷史建築保護的意見。「廣州的文保單位是很弱勢的單位，經費也非常欠缺，保護歷史建築很需要民間的力量。」

「古粵秀色」創辦人楊華輝老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們除了「掃街」拍照，探訪歷史建築外，更組織小學生參觀古建築，參觀完之後會讓他們畫畫，以此培養他們對古建築的感情，長大後就會身體力行去保護這些建築。

民間媒體 聯手保護

廣州部分歷史建築窘況

1. 民國碉堡紅樓：海珠區前進路54-28號、前進路54-30號處於萬松園的群樓中心。原是民國消防隊舊址，這一帶最高的建築。目前有人居住，曾傳清拆。
2. 傅老榕故居：澳門第二代賭王傅老榕故居，建於上世紀30年代，被評為西關大屋佳作，屬於荔灣區文物保護單位。大屋封閉多年，專家估價恢復原貌費用上千萬元。
3. 區家祠：位於越秀區豪賢路芳草街48號院，始建於清代，早年被定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曾經做過小學、「大排檔」，現正被政府收回重修。
4. 瀝滘村祠堂：上世紀50年代以前，瀝滘村曾有明朝以來的31座衛氏祠堂，但現在僅剩12座明清祠堂。按規劃，屬於市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將得到原址保護外，其他7座宗祠可能面臨「保護性遷建」。
5. 中共華南分局秘密聯絡點舊址：位於沿江西路153號，建於上世紀30年代初，原是嘉應同鄉會館。如今這棟建築已被多次改建，現圍蔽多年不見修復也不見施工，因為城市發展可能要被拆掉。



瀝滘村祠堂原址或將保護性拆遷。網上圖片

來源：《羊城晚報》

專家：產權難辨 阻古建築保育



王世福

在歷史建築的保育上，產權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例如大小馬站書院群一帶，由於產權極其複雜，導致拆遷復建遭遇尷尬情景，十餘年依然空置。而遍佈廣州的洋樓，則很多因為業主是華僑，無法聯絡而荒廢多年，而一些產權不明的則由政府低價出租給貧困階層居住，有時一座建築裡住了幾十人，談保護幾乎是不可能的。

歷史建築產權複雜，相當大部分姓「私」不姓「公」，業主的活化意願與否也是歷史建築保育的一大難題。一些歷史建築的業主將其自

行改造後，往往難以辨認建築的原本面貌。如何保護產權不明晰的歷史建築，如何提高歷史建築業主的保育意識，如何解決歷史建築保護與私產權的衝突，都是擺在政府面前的難題。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系系主任王世福認為，廣州老城區歷史建築的物理狀態比較低劣，多是過度使用缺乏維護的原因，比如外租作為批發市場的倉庫等。在他看來，私人業主對歷史建築的付出跟收益應該相對應的，如果租金收益能向建築保護上還原，活化的情況會好很多。他認為，歷史建築數量龐大，如果都由政府出資購買下來進行保護是不現實的。

文保資金緊絀 亟待社會贊助

無論是文物保護部門或民間團體，均呼籲社會資金進入歷史建築保護領域。

「政府的文保部門資金非常有限，每年只能修繕很少一部分建築，更不可能資助民間團體，我們很希望可以由文物保護的基金來做這件事。」廣州民間文物保護協會創辦人劉偉倫表示，此前雖然有企業表示可以提供贊助，但其所開出的條件商業性質太強，他只好拒絕。

在眾多企業資金投入進行修復與保護的歷史建築中，廣州萬木草堂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該堂原址為始建於1804年的邱氏書室，1891年康有為創辦萬木草堂，租借書室作為講學堂，宣傳改良主義思想，開展政治活動，該堂也成為戊戌變法策源地。解放後，原址一度被改作鎖廠。後來又成為了40戶居民居住的大雜院，居民隨意搭建窩棚與廚房，嚴重破壞了原建築結構。1983年，萬木草堂被列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開發商買下地塊，與政府達成協議，在周邊開發樓盤的同時，復建已經破敗的萬木草堂。2007年，萬木草堂修復成為展覽館，並定期開展文化活動，開發商年投入300萬進行維護。